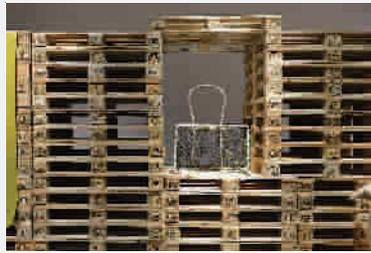


编者按：

无论是现代都市里硕果仅存的“伤痕”，还是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城市、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见证，如何保护、如何欣赏、如何让这些遗留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一部分，都值得我们不断思考。本周依旧的年终专稿，请跟我们一起再次聚焦历史记忆该如何被保护。



■ 西尔瓦娜·安尼奇利欧：“意大利新美学设计”是一个处于新千年的意大利当代设计以及其与经济等变革之间相关联系的展示

# “世纪遗痕” 还剩多少？

年终  
专稿

回顾焦点 城市从“伤疤”中获得重生

◆ 梁依云

放眼世界，凡是让人称道的城市无一不是个性十足的，而我们的城市虽然也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宜居，但却也有千城一面的趋势，尽管城市越来越光鲜，但历史留给我们的痕迹却越来越少。历史不是故事，无需润色美化，只要真实即是最美。

要知道，城市的历史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然而已过去的年代给后人留下的物质文化是不可再生的，毁了就再也没有了。圆明园就是最好的例子，1860年10月6日，当时的英法联军疯狂地冲进圆明园，抢的抢，烧的烧，将这座艺术价值颇高的人类文明瑰宝付之一炬。这在当时的国际上就已经引起了多方专家强烈的指责，因为即便在战争中这样的恶意破坏都是违背了文化保护原则的可怕行为。百年后的今天，圆明园还是以

被毁坏的模样的供人参观，既是对当年那些疯狂的匪军的无声控诉，更是以这伤痕累累的模样给人们一种警示，这“伤疤”丑陋而真实，却是北京不可或缺的元素，因为这里继承了北京的荣与衰，文化不能在这里断层。

本刊在今年5月4日B1版中登出了《要为城市留个“疤”》一文，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反馈，他们有些针对身边城市“伤疤”的消失表示了担忧。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专业的大二研究生钱弘非常关注城市话题，她特意通过邮件与我们探讨了这一问题：“对于上海而言，有时候审丑比审美更有必要。上海是一座历史底蕴非常丰富的城市，经历过无数动荡与辉煌，这些都被无声地记载在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一旦毁了就再无挽回的可能，因此要毁要拆都必须



■ 经过文保专家长达7年的会诊、恢复，吴哥窟留下了原貌也保持了安宁

■ 在静安区江宁路一幢老房子里，设计师在修旧的基础上，完整保留了一块原始墙面，用现实手段讲述这幢上世纪30年代的房子结构和记忆



## 一念保护 一念失去

回顾焦点 成龙将徽派古建筑捐赠新加坡

◆ 艾考

今年4月巨星成龙在微博上声称将其20年前收藏的十栋徽派古建筑中的四栋捐赠给新加坡的一所高校，消息一出震惊了娱乐界和艺术界，不少人质疑成龙这一行为让本土文物丧失。本刊也在6月29日B2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评论，在《成龙，你的选择没错》一文中分析了徽派建筑的生存问题，从而引发了市民网友们的议论。

微博网友维诺 chunuo 说道：“那些叫嚣本国文物被外流的人最好先想想办法在国内如何保存它们，再去指责别人。不想我们的下一代看到的都是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同济大学教授、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也曾提到：“古建筑与一般的古玩文物是有明显区别的，它不是简单的器物，不能被束之高阁地收藏。现在有些人购买了老房子后，拆开来堆放在仓库里，那是要霉烂腐朽的！所以，收藏古建筑的概念不能混淆了，一定要搞清楚的是，古建筑在使用过程中，与人发生关系，与所在的地域文化发生关系，见证历史，见证传承，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诚然，成龙早些年曾考虑过把这些古建筑捐给国内一些城市，但他发现很多人都是冲着地产项目而来，想利用成龙的名气开发别墅区；他甚至也考虑过将古建筑安放在香港，并成立一个博物馆，但舆论压力过大也作罢了。归根到底，在这20年间，他没办法在国内为这些徽派建筑找到一个适合它们生存、体现它们价值的“家”。

尽管成龙的捐赠是个特例，但事件背后所透露出的古建筑生存问题却普遍存在，如今中国很多地方还留存着类似的古建筑，不是景点也没有名气，因此也得不到政府的重视，一个不小心就在开发中“丧命”，是留是拆都在领导一念之间，殊不知也许一个轻率的决定就让一些珍贵的古建筑一夕毁灭。也许成龙的捐赠让人看到的是国内“失去”了珍贵的古建筑，但回头想想，这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失”呢？给古建筑换了生存环境或许并不是最佳方案，但是至少它们还是被这种形式给保护、利用了起来。在质疑之前请先思考，如何能让古建筑在本土更好地生存下来吧。



■ 凡容易失去的、忘记的、报废的，统统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艺术家用表现主义手法，完成了一个装置艺术品 摄自当代艺术博物馆



■ 以石头建构和精美浮雕艺术闻名的吴哥窟，199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随即，国际修缮团队进驻吴哥遗址群，保护、维修至今仍在持续中

本版摄影 姜锡祥 摄

## 活体保护比修旧更迫切

回顾焦点 文化遗产不等于旅游遗产

◆ 尹仁沐

6月8日是世界文化遗产日，本刊也在这一天的B1版用《文化遗产不是旅游遗产》呼吁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不该被旅游破坏。当时，远在欧洲的意大利米兰时尚设计艺术学院讲师平一亮特意在邮件中热烈地响应了这个话题。身在文化遗产丰富的意大利，他对文物保护和旅游之间的关系深有体会：“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尽管也会对一些文化遗产开放旅游，但其根本原则还是以保护为先。就说意大利最著名的庞贝古迹，专家花了超过百年的时间进行发掘，并且只开放一部分让公众参观，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样。无论是古迹遗留还是城市建筑体，保持它应有的样子是关键。”

反观国内的文化遗产，大多都“疲惫”得很，尤其是那些作为知名景点的世界遗产、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更是在节假日不断遭受人满为患的超负荷，想到这两年一到长假故宫游客多到人贴人就觉得可怕。作为已被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该有的骨气和“矜持”不可少，如果为了开放旅游而被过度开发改造，那么必定将失去其真正的价值和保护的意。

就说最常见的修复方式——修旧如旧，乍一看似乎既能美化城市又能保持文化景区的原貌，但真正实施起来大多数都是拆了真的补上假的，细节处更是不能细究。对于参观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不负责，冲着真实

的历史原物而来，看到的却是假的，多没意思！其实，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并不难做，鉴于历史的不可逆性，文化遗产也应当随着岁月变迁顺其自然地发展，尤其是处于城市中的那些仍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建筑物，并不适合“保护”与“开放”捆绑的单一化解决方法，国外对遗址更多采用了活体保护的方式，并且在参观人数上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远远高于收取高额门票和各种大大小小的修复工作。无论是政府的作为，还是参观者自身的参观素质都对文物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对待文化遗产也能效仿国外的绅士方式，那么国内众多的文化遗产也将“活”得更好。